

辛亥革命在嘉兴

董翼观

编者按：这是已故的董翼观先生的一篇遗稿，是他在六十年代^代调查采访后编写的。本文比较清楚地记述了辛亥革命时期嘉兴光复的来龙去脉，过去未发表过，特刊载于本期，供研究参考。

(一) 辛亥革命前的嘉兴社会活动：

(1) 竞争体育会：

清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之间，(公元1905—1906年)

清朝废科举，办学堂，行新政，事情虽新，办的人还是这一批老帮分子。所以社会上的青年和知识分子，还是不满意现状。这时嘉兴出现了由田月舛、褚辅成等发起组织的竞争体育会。这个会的吸成对象是社会各阶层的青年，主要以能接受新思想者为合格，当初成立时，约有五十二、三人。

据参加这个组织的陈云儒老先生谈，竞争是指时代而言，体育是指当时要强国必先强身而言。会的名称虽是体育，但活动不限于体育一门。我记得第一件是组织拒毒会，宣传鸦片的害国、害人。暑假后来有一次活动很重要，就是抵制美货运动。这次运动是因为美国虐待华工，我国兴起了规模很大的反美爱国斗争。

拒毒会的活动，全体一致，工作得很好；

到抵制美货运动一开始，内部就分二派，一派要大搞特搞；另一派商人子弟反对搞。要搞的人占优势，反对的人无形中退出，他们充实商团方面去了，由陆志领导，各不相干。

体育会方面展开抵制美货，对群众讲明为什么要抵制美货的原因和作用，遂既在每一家门上贴一张“本宅誓不用美货”的字条，

表示决心，这样做了，大收功效。

在商人方面，只有一个人赞成抵制美货，就是祝心梅。商会通不过他抵制美货的主张，就自己跑回家乡竹林庙去开会号召讲抵制美货。

体育会经过抵制美货运动，内部意志不但统一，而且陆续有人加入，（详数记不清），实际来参加领导的人也多起来，如龚末生、计宗型等。并由龚、计与秋瑾联络。秋瑾到过嘉兴二次，住在北门外石佛弄底毓秀私立小学，龚末生家也住在石佛弄，地点冷僻清静，容易避人耳目。

（2）嘉兴清乡事件：

清代清乡事件，最初发生在江苏境内，其后逐渐波及嘉兴和湖州地区。在嘉兴是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按照当时清方所发文告来说，认为是案匪问题，但按照实际，不是单纯的土匪问题。据参加当时清方水师飞划营做工作的黄慎言说（黄1961年2月去世，年八十二岁。黄是飞划营统领的表侄）当时基督教会四出收罗教友，充实势力。读孔孟书的不肯去，而一班无业游民都吃了教。一进教，有教堂保护，就到四乡去欺侮农民，老百姓去告状。清方官吏不敢顾问，也不敢抓人，弄得人民无处申冤。这时候帮会里的一班散兵游勇，就出来干。在帮会讲，是生财之道；在农民看，代他们出怨气。他们最初抢劫教友，杀人放火，案子发作，农民把他们保护起来，破不成案。人数越聚越多，就抢挂洋商招牌的轮船，戴生昌轮船生意最好，连抢三次，轮船老板中国人，可以欺老百姓。这班兄弟不怕日本人，而日本人却怕这班弟兄，所以由日本公使向清廷交涉，一定要破案，要肃清这班强匪。

满清政府见日本人怕，只得派当时做江苏藩台的瑞澂为江浙二省清乡督办。江苏的自不必说，浙江的知县，在清乡工作方面，受瑞澂指挥，知县兼清乡委员。

瑞澂做了清乡督办，就指定当时驻在苏州的飞划营统领欧阳承祥，甌防太湖水师统领徐锦堂二部专事拿捕匪，并限期剿匪首余孟亭等。

黄慎言当时在表伯欧阳承祥营里做抄写工作，听派出去打听余孟亭等行踪的侦探回来报告，说：“我们一点办法没有，因为我们一下乡，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保护他们，永远捉不到”。老百姓实在恨外国人欺侮他们。欧阳承祥据实向瑞澂报告，瑞澂很生气。第二天就把他表伯革职，罪名是剿捕不力。徐锦堂急了，就想办法去招集和余孟亭相识的人，混进余孟亭那里的另外招募沈符义（绰号小阿妹）等，守在枫泾镇外面的土地庙里，和余孟亭血战一场，把余孟亭手下一个姓夏的（名字已忘记）打死，余孟亭也象在这一次血战里伤亡（一时记不清）。这样一来，这班弟兄就散了伙。那时候已经快要光复了，这班弟兄多散到各县镇去，有的参加商团，有的参加民军。但清兵去清乡，老百姓吃了苦头，因为我后来碰到过徐锦堂手下的哨官，他们都发了财，这种财的来路可想而知了。

（二）嘉兴光复经过：

（1）事前活动：

嘉兴地区光复的事前活动，（地区包括嘉兴、嘉善、桐乡、崇德、平湖、海盐六县。因清方在地区统治的政治、军事中心在嘉兴，并因沪杭路以嘉兴为中心点，湖州、苏州、杭州、上海四方面交通，嘉兴又是中心点。）以嘉兴府学堂监督方于为为中心，受光复会的领导。（当时龚未生、褚辅成等在省领导，他们既参加光复会，也参加同盟会，方是单纯参加光复会的、见附表）。

1911年武昌起义消息一传布到嘉兴，方於笥等逐积极展开活动，活动地点设在精严寺芷经阁内。当时活动的重点在军事方面，首先是自己搞一批武力。其次是运动清方军队投诚革命。

在自己搞一批武力方面：(1)联络一批嘉兴客籍居民，必要时可以参加作战。（嘉兴本地人力弱胆小）。其中有一徐小波者，是台州人，不但孔武有力，并且忠实可靠。通过徐的关系，在东门靠城墙的台州会馆作为徐小波的群众聚集处所。地点隐僻，又靠城墙，万一事情变化，可以由此会馆越城，所以后来嘉兴辛亥革命与台州会馆的关系，就是因此而起。事实上台州会馆并非首脑机关。(2)由马济生招集一批散兵游勇，（其中份子很复杂），密布在东门宣公桥附近如福旅馆等客栈中。万一事情有变，亦可策应台州会馆越城而出的同志。这批人在光复后编成尚武团。在运动清军方面的：（清方武力驻地人数见附表二）首先与清军首脑巡防营统领沈沂山接洽。因沈坚持对抗，遂运动沈沂山武力的主力赵廷玉。赵廷玉接受运动后，军事方面阻力减少，至于尚有零星不重要的，就可以临时传檄而定。

(2)推定组织人选：

在进行筹划组织武力，运动清军投诚的工作的同时并决定起义的组织领导，推选人选，对推谁担任加府分府长问题时，有人提出曾任满清政府湖南省知府，满清进士金蓉镜担任，当时绝大多数人反对，认为与革命宗旨不合。当即提出应该由方於笥担任分府职务方那时还妥谦逊，经众一致推定，方始应允。并商定内部各部份负责人员，（见附表三），一俟嘉兴挂白旗宣布光复，即行照名单负责工作，分府地址决定在清朝知府衙门，其房屋即太平天国时代的听王府原屋。

(3) 光复时的波折：

从1911年11月1日起，（即清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方子常即派员几次与沈沂山接洽，先晓以大义，继动以利禄，而沈坚持反对革命的态度。由于方事前派人与沈沂山联系，沈得以充分准备，当时沈有兵力十营，分驻各交通要道，其主力赵廷玉一营，驻王店镇，已通火车，顷刻可到。方在事前也派人与赵廷玉接头，赵允投诚。11月5日，方急电杭州，杭州即派浙江省第八十二标第三营管带顾乃斌，以督队官名义，带兵乘火车到嘉兴。方接到杭州回电，暗中通知赵廷玉，赵即用舱船二只，从王店开嘉兴，送嘉兴知府杨兆麟及沈沂山二人及眷属出境到加善上火车去上海。顾乃斌在11月7日上午火车开到嘉兴，方事前派马济生在南门外铁路悬旗处等候，火车即停，顾率兵队从南门进城，由马引领到精严寺驻住。军队大小行李并卫生队到火车站下车。顾分兵到东北两门安兵，宣布嘉兴光复，顿时满城白旗，群众夹道迎看，顾派兵分驻各镇，军政分府宣告成立。顾又主持收编沈沂山所部，由分府决定去留，汰弱留强，顾乃斌在嘉兴住八日，认为地方可以维持，即率队回杭州。

(4) 光复那一天：

光复那一天，市面照常，人民群众多在街上看热闹，满街所挂白旗大小不一。

(一)军政分府成立的那一天，在下午二时左右，南门丝行街忽然之间白旗收尽，经分府派人查明，说有破落地主夏老四，在丝行街造谣，说清朝大将张勋大兵不日可到，挂白旗的要杀头云云。分府将夏拘到，讯问属实，即押赴角里街枪决。

(二)军政分府成立后，派员传清政府方面粮柜（即财粮主管人），魏敬之，叫他交出征收清册和库存款项，魏支吾其词，拒不交出，分府即

将魏逮捕，经魏之亲友四出奔走，为之保出。

(5) 光复时的旧派绅士活动：

(一)阴谋推举金尊镜出任分府，但没有成功。这一派人即四出造谣说军政分府到处勒索钱财。当时嘉兴军政分府即在上海《民立报》登载嘉兴军政分府通告：

“本军政分府成立以来，并未派人募捐。近曰收到助饷四千元，皆自徐君仪卿，高君友笙之乐助（异观按徐为大地主，高为许景澄之婿。以后如有冒充本军政分府职员，招摇勒捐者，一经查出，当从严惩办，特此声明”。

(二)公开对革命说讽刺话的，以沈次峰为例，分府即拘捕沈次峰，拘押十余日经人保出。

(三)光复前后逃上海者，有陆费芄若，(苟清朝教谕)朱仙槎(清朝徵士、医生)、莫蔼人等，对辛亥革命坚决反对。在上海时间不久，又回嘉兴，军政分府亦不追问。

(四)光复前后守旧派人士各在居住街道范围内组织守望团，自封团长，每夜巡查。分府明知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希望万一革命失败，他们想取而代之。但认为对社会治安上有些好处，亦不干涉，不久亦无形消灭。

(五)从竞争体育会分化出去的一批商人子弟，以及又是地主，又是土豪而兼商店老板的人，组织商团，分府认为不足轻重，任其发展，事实上亦无法无力制止他们的活动。

(6) 光复时社会一般动态：

(一)光复前已剪辫而装假辫子的，一律解除。

(二)满城白旗。

(三)公开剪辫，凡顽固不化者，在四城门强迫剪辫。顽固分子将辫藏于帽中，竟有维持到1930年而垂辫子的人。

(四)一切投机分子因出钻营，冒充革命，拉拢关系，欺诈人民。

(五)嘉兴市区及市属各地方官吏、地主、财东将现金携带逃流到上海造成地方流动资金缺乏，金融奇紧。

(六)经过剪辫，改服洋装，日用品及衣料无不以洋为新，因此，英、美、日、法等洋货物销，对附近各镇手工业品尤以丝绸打击最大。

(七)商业方面，以贩卖洋货为趋时，地方手工业逐年萎缩。

(八)曾任清方官吏的家中，墙门内一切匾额，行牌等照旧陈列，家中仍旧老爷、少爷称呼。

(7) 建县编制：

军政分府自1911年11月7日成立，至1912年4月结束，改组为加禾县。取消清代府的建制。方于筠调吴兴县长，任命吴敬卢为加禾县长。1914年北洋政府以湖南省有加禾县名，仍改为嘉兴县。

(8) 嘉兴人参加辛亥革命的人：

(嘉兴人参加辛亥革命的并不在嘉兴县境内者，见附表四、五)

附表一

一、参加同盟会组织的

姓 名	别号	与清方关系	简 历	城 镇	备 注
徐养如		秀 才	留日学生 教员	凤 桥	
计宗型	仰 光		留日学生 校长	城 区	
褚辅成	慧 僧	秀 才	留日学生国会议长	城 区	
陈仲权			留日学生	新 篁	
程子材			留日学生：教员	新 篁	
戚则舟			留日学生	城 区	
龚未生			留日学生 教员	城 区	
徐忍茹			留日学生 官吏	凤 桥	
蒋志新			留日学生 医生	城 区	

二、参加光复会组织的

姓 名	别号	与清方关系	简 历	城 镇	备 注
徐养如					
褚辅成					
龔 末 生					
田月舛				城 区	
方 简	青箱		上海中西书院毕业	城 区	
吴思豫	立凡		日本士官学生	城 区	
计宗型					
沈钧儒	衡山	进 士		城 区	

当时清方政治军事人员如下表

附表二：

职 务	姓 名	政治态度	备 注
知 府	杨兆麟	糊 涂	光绪二十八年探花， 云南人，终日一醉，后由赵廷 玉用船护送到加善 上火车逃上海。
知 县	沈思齐	与革命有联系	松江人 回松江参加光复工 作
统 领	沈沂山	坚持对抗	后因顾乃斌到由赵廷玉用船 船护送至加善上火车逃上海。
管 带	赵廷玉	观望两可	后接受改编，继任统领水警 职务，达三十年之久。
哨 官	陶公特	糊 涂	驻统领衙门。
哨 官	齐西甫	糊 涂	驻月河里
哨 官	王××	比较清楚	驻嘉兴知县衙门
粮 柜	魏敬之	乘机中饱	被方于衡拘押，勒令清交， 魏系嘉兴人，住蒋桥河下， 由亲友奔走，并未结算清楚。

参加嘉兴军政分府工作的

表三:

姓 名	在府中担任职务	备 注
方 於 简	分 府	
屠 伯 英	总 务 科 长	城 区 人
方 书 绅	民 政 科 长	城 区 人
汪 石 杨	财 政 科 长	城 区 人
沈 景 三	司 法 科 长	新 丰 人
程 子 良	执 法 官	新 丰 人
吴 筱 卢	参 事	海 盐 县 人
唐 子 修	不 居 名 义	新 丰 人
徐 养 如	不 居 名 义	
吴 鸿 夔	不 居 名 义	城 区 人
陈 文 浩	秘 书 兼 教 育	城 区 人
马 济 生	教 练 官	城 区 人
陶 伯 鸿	文 书	城 区 人
沈 伯 勋	庶 务	城 区 人

参加外埠工作者

附表 四

姓 名	简 历	备 注
祝 醒 狮	留日学生，参加八月十三日夜杭州敢死队攻巡抚衙门之役。	祝是祝心梅长子，早死
蒋 志 新	浙军北伐军医。	
葛 敬 思	日本士官学生，北伐军参谋	原上海市政协委员
张 圣 迪	秀才，教员，参加加善光复工作。	住 嘉 兴
张 天 放	秀才，教授，参加加善光复工作。	原在浙江师范学院工作

附表五

参加学生军组织的

金 淡	幼 安	城 区	后转入体育学校	1960年死亡
金 鑑		城 区	后继父业为中药商	
曹思泳		城 区	后入军医学校	1959年死亡

名播日本的嘉兴画家施定夫

沈茹松

处于太湖东南地区的嘉兴市，历来人文荟萃，画家辈出。明清以还，由于“文人画”之风，一般倾向于山水、花鸟，因之以人物见称的画家较少。从清代后期迄今，亦只有潘雅声一家，能传乾嘉时代鸟程费丹旭工笔仕女一脉。其间虽有兼擅人物仕女的画家如郭孝人，吴谷祥辈，但亦还都是以花卉、山水为主。迨至清末民初，王店施定夫始以擅画人物著称于国内外。

施定夫（1874—1946）名桢，字廷辅，东渡后始字定夫。施先生少孤贫，十二、三岁就在他故居所在地的王店镇北塘小杂货铺当学徒。髫龄即喜欢绘画，不断钩摹绣像小说上人物画，装订成册。稍长就千方百计向邻居借画临摹。一次见某乡绅家挂着《关羽读春秋》的巨幅中堂，气势雄伟，喜爱不止，但估计这种一幅大轴名画，决不会肯借给他去临摹的。他就经常借故去这户人家，实际去看画，久之，被这画的主人发觉了，怀疑他意图盗窃此画，加以斥逐，他急得想哭，只好直说想借去临摹。主人见他情辞恳切，慷慨地把画借给了他。经过四、五个昼夜与清晨，当真给他完成了这巨幅临摹。这乡绅看着满意，觉得这小孩子有培养前途，以后就陆续供给他画稿。由此他的名声在王店传开了。杂货铺老板也对他减少了阻力。施先生常以画稿得来不易，所以非常勤奋认真钩摹，到老年凡遇到名画，还是临摹不辍。他的画稿包括部份花鸟、山水，积累达三、四箱，不下万余张。他教学生的方法，也是以大部份时间放在摹稿上。他认为只有通过认真的“传移摹写”，才能打好线条与造型基础。这虽是学习国画的老办法，事实证明有效果。

我国传统人物，元代以来，比较衰落。到清末自萧山任氏渭长、阜长弟兄以及山阴任伯年出，才为之一振。他们都是宗陈洪缓而各具面目。重在“骨法用笔”而舍弃细节描写，注意水墨韵味而不在彩色渲染。致力气势、气韵、气度而不追求形似。溶合文人画与作

家于一炉。尤以任伯年神韵独具，一种伟岸高古画风，崛起于海上画坛。施定夫先生的人物画，就是从学任氏入手。其次，清末在上海称雄一时的另一名人物画家钱慧安，用笔比较圆浑严谨，也给他很深的影响。施先生初去日本，日本人称他为钱派传人，不是无故的。

实际上，施先生刻苦自学，没有正式师承。“择其善者而从之”吸收各家所长，因之路子比较宽，不拘泥于一家一派。他去日本以后，更把日本画、西洋画、工笔画和写意画都融合在一起。他画人物仕女的须发，尤其白须老人的面相，都是在传统基础上，创造出他自己的新面貌与新风格。

施先生二十岁以前，足不出王店镇，但凡有来王店卖画的画家，他总是诚恳地登门求教，并勤劳地为这些画家们服务，洗衣服、烧饭、扫地、买东西跑腿，尽可能设法为远来的画家们解决生活上甚至经济上的困难。因此来王店的画家，都乐于交接他，并传授他画法。其中山阴一位任氏派人物画家王鼎年给他受益最大。

二十以后，他开始“跑码头”卖画，同时寻师访友。他从小乡镇到大城市，结识许多画家朋友，画艺大进。以后到了上海，参加了革命组织“同盟会”并认识了当时在上海“神州日报”当记者的黄宾虹。由此施先生的画名渐渐被全国甚至为日本朝野所知。他的画迹已经在日本报刊杂志上制版刊登，大受欢迎，接着日本政府正式派员来上海邀请施先生东渡。当时崇德和桐乡的山水画家张伯英、叶伯长已先在日本，于是施先生遂于一九一一年秋天由上海乘轮赴日。

施定夫先生在日本居住了十三年之久，大正天皇曾携全家亲临施先生处参观他的画展。这在日本是件了不起的殊遇。官内省早三天就通知做朝服接驾，事后各报又大事宣传。实际上这正是日本政府对待和笼络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策略。其后他做了东京《南画会》

会长。日人梅泽和轩在其所著《南画史要》一书中数数提及施氏“花鸟人物抚新罗山人、陈老莲而自一家。”日本《画家大字典》在《舶来画家》项目下，也郑重提到施先生高超画艺。总之施先生

在日本画坛起到了推动中国画在日本继续向前发展的重大作用。东京大地震，施先生所有财物被毁，仅以身免。次年匆遽回国。其后日本虽仍一再邀他，以惧怕再次地震，谢绝前往。

施先生回国后在王店镇设居，筑画室、闾园圃、焚香作画、种竹莳花，不闻外事。日寇侵华，全镇父老以施先生曾长期居住日本谙日语，恳切要求他出来暂时应付。王店镇得免日寇骚扰焚杀之祸，皆由于施先生之力。现在王店镇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还能津津乐道施先生保全王店全镇之德。但施先生不进“维持会”，不做翻译，更不做敌伪一官半职，仍然以闭门作画为生。但凡遇到日寇或汉奸翻译欺压人民的时候，只要被他知道，他都能挺身而出。他那时已银髯飘拂六十多岁了。这时候驻杭州的一个日本少将军官，曾持他父亲一封家信，远道来访；原来施先生与这军官的父亲，在日本时候就是好友。所以王店驻军和翻译对他不敢不尊敬。因他一言救出被日寇捕来的老百姓不少。

施先生的画，除擅长人物仕女、神仙佛像外，并善花鸟山水。用笔湿润而清逸。他的花鸟造型以及色彩对比，富有浓厚装饰味，在继承“嘉兴画派”的花鸟画前辈张熊、朱鹤技法外，别具新格。他的水墨山水，虽偶一为之，但苍茫浑厚，显然受了黄君璧和日本山水画影响。

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施先生的职业道德，他除了反对作假画欺人骗钱外，尽量帮助同乡同道，为其推销作品。如郁文蔚、章廷熊等山水画经常通过施先生输往日本。一方面发扬祖国文化艺术，一方面帮助这些画家增加经济收入。又如他对隄石钺人物画家紫微山民徐砚（字见石）的画，常常称道他构思新颖，姿态动人，为自己所不如，喜欢为他推荐作品，经施先生转去向他订画的很多。喜道人短、互相排斥，这是旧社会知识分子的通病。而施先生对同行谦虚且乐于相助的优良品德，更是值得称颂。

因为施先生在国外享有盛名，远近求画的人很多，他常常应接不暇。当时嘉兴有几位画家，冒名伪造他作品出售，他虽反对伪

但对此亦只付之一笑，认为他们不过为了生活，能为我代劳很好。连他假画的人，有的他也认识，也不予追究。这也是律己严对人宽的良好道德。

虽然他直到卧床不起的前一个月还在辛勤作画，但他欠的画债依然很多，病危时仍以不能偿画债为念，在他去世前几天，谆谆嘱咐他学生在他逝世以后，务必把已接画润而未了的画债还清。可见施先生待人以诚一斑。

施定夫先生一生摹写画稿上万张，他的作品约略估计在中国与日本应该也有万件。可是现在能见到的已经不多。最可惜的是他的遗作和他在日本与国内所摄作品照片和生活照片以及文字资料和他遗作，都在十年浩劫中一扫而空，这是无法补偿的损失。施先生一生辛勤劳动，给中国绘画史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光辉。

一九八四年九月于阜阳师院

附记：

《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施桢条有如下记载：

施桢（一九七五——一九四六）《清代画家生卒年表》作（一八七七——一九四六）今依《艺林年表》。字廷辅、号定夫，浙江嘉兴人。工绘人物、仕女兼花卉。中年游日本，初学钱意安，后弃钱派面貌，自成一家。又善书法、能诗。卒年七十二（一作七十）。

《寒松阁谈艺琐录》《墨林滄秀录》其中某些地方有误。这《辞典》引用了张鸣珂的《寒松阁谈艺琐录》这是最早将施定夫先生载入艺林人物的资料。但《琐录》所记是这样的：

施桢，字廷辅，嘉兴梅会里人。工人物，所作白描骑驴老者扇头，

旁立一童，笔致萧洒，绝去尘俗，亦后起之秀也。

当时张鸣珂年近八十，施定夫先生尚不过三十左右，两人亦从未谋面。这扇面据说还是在平湖潘琅圃先生处见及的。张鸣珂善于鉴赏，以亲眼所见，记此一条，这是实事求是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虽基本上亦符合实况，但有几点却应予纠正或说明的。一、施先生，一八七四年生，一九四六年卒，实年七十二岁，虚年七十三岁。并非生于七五或七七年。二、施桢乃其名，延禧为其字，东渡后始一字定夫。号梅里逸史，日本归来又号步瀛道人。字乃人名以外的表字，号系自己别称，两者应有分别，不应混淆。三、施先生自幼失学，读书不多。后来虽勤于自学，并不以书法见称，更不能诗。先生反对自我吹嘘，亦不喜溢美之辞。如在其晚年，上海一巨商以重金点品请他画二十张各具不同姿态的钟馗，并都要题之以诗，无奈，只有请上海某名诗人代笔。后来这巨商问他为什么不写上“并题”或“并诗”呢？他说：“诗不是我做的，怎么可以这样写。”施先生平生反对作伪，他知道了他的学生沈锦笙与张大千曾一起在嘉善造古画，以假乱真，借以赚钱，就很不满意。以后经常以此事告诫学生，不要造假画欺人。所以《辞典》称其“善书”“能诗”可能传闻失实。